

词义扩展的理据性和认知模式探析

郑艳霞

(淮阴工学院外语系, 江苏淮安 223003)

摘要: 索绪尔符号理论认为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 因而它无法解释语言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词多义现象。认知语言学从独特的人类认知视角, 发现了词义扩展存在着理据性, 即主要是通过人类的隐喻和转喻思维实现的。从词汇意义扩展的理据性, 以及词义扩展的主要认知模式——意象图式模式、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中不难发现这个现象。

关键词: 词义; 扩展; 理据性; 认知模式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2-0091-05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2.17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在历史长河中, 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发展, 语言也不例外。语言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词汇和语法两个层面上, 而词汇层面上的变化尤为突出。词是组成语句的基本结构单位, 离开了词汇, 语言就无从谈起。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 谈到词义的变化, 通常是指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陆国强则在此基础上, 将词义的变化概括为七种方式, 即, 词义的扩展、缩小和转移; 词义的升格和降格; 词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相互转化; 专业名词转化为普通名词^{[1]93-110}。其实, 关于词义演变的类型, 学界观点不一, 但这不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旨在探讨词义扩展的理据性及其扩展的主要认知模式。

一、词义与索绪尔的符号理论

索绪尔认为,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 语言符号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 声音是语言符号的形式; 意义是语言符号的内容,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 即用什么样的声音去表达什么样的意义, 什么样的意义由什么样的声音表达, 这完全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 音义之间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2]。当代许多不同语言学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不同程度地受到索绪尔这一理论的影响, 因此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一直被视为是任意的。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形成的认知语言学则从大量的语言现象中发现了语言的理据性。该理论认为, 语言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和工具, 语义的发展是人类隐喻思维的结果。

从词的角度看, 一个词的义项大致可分为本义和引申义。人类最初在给事物命名时, 其语言形式和所指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因而是任意性的, 例如, “头”、“手”和“山”等; 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认知水平的提高, 人们在词的本义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展延伸了其它意义, 如, “源头”、“把手”和“靠山”等。词汇的引申义或扩展义通常是通过隐喻和转喻发展来的,

收稿日期: 2008-05-30

作者简介: 郑艳霞(1968-), 女, 江苏淮安人,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语用学

可见,词汇的“各种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而是系统的、自然的”^{[3]13}。多义词的各种意义之间的联系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特定的语义引申机制从典型发展而成的,各个值之间的每一种联系都是有理据的^{[4]230}。

二、词义扩展的理据

语言是一种牵涉到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复杂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不可能只是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的影响。下面拟从历史语境、语言交际和人类认知三方面探寻词汇意义扩展的理据性。

(一) 历史动因

词汇的发展受语言历史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常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词与词的搭配重复出现,久而久之就成了固定搭配,进而形成习语(idioms),这是语境的限制性影响(restricting influence)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受语境的影响,在词的原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产生了新的不同的意义(creativity and semantic shift)^{[3]60}。语言的发展体现在各个方面,但词义的变化通常指的是词义的改变和新义的产生^{[1]88},而后者因其简单方便成为词汇意义扩展的主要形式。

用旧词表达新意,或旧词组合成新词表达新的意义,还体现了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或经济原则。世界上的事物纷繁复杂,千变万化,需要我们用形形色色的语言来描述,但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将对世界认知的结果系统有序地储存在大脑中,以便需要时激活提取,这其中就包含了词汇组织的有序性和规律性。所以说,词汇的发展不仅受语言历史环境的影响,还受语言本身的发展以及语言使用者自身行为能力的影响。

(二) 交际动因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因此可以说,语言的发展也是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不同时代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语言的发展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如今,随着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出现了一些电脑网络词汇。如:mouse(鼠标),window(视窗),desktop(桌面),chatroom(聊天室),online(在线),大虾(网络高手),恐龙(长得丑的女生),青蛙(长得丑的男生),等等。这些词汇有的是旧词赋予新义,有的是旧词组合成新词,表达新的意义,无论哪种形式都明显带有“建构”的性质,这是特定时代发展的适时产物,既符合语言经济原则,又符合交际原则。网络语言迎合信息时代的快节奏和年轻人的交际心理,具有简洁性、创新性、随意性和诙谐性等特点,因而发展得很快。如,“灌水”原指向容器中注水,在网上指发表长篇大论但特别没有意义的帖子;“潜水”指呆在聊天室里不说话,等等。可见,网上聊天这一特殊的交际形式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也体现了人类隐喻性思维的特点。

(三) 认知动因

语言的发展受历史和交际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来自语言使用者的内在动因,即认知思维。“认知是语言历时发展的必备条件,没有人的主观认知能动性,语言不可能发展。”^[5]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人的思维也在不断发展,尤其是隐喻思维能力的发展使人们具有了认识抽象事物的能力,从而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词汇的发展。如古人把“心”看作是思维的器官,在汉语汉字中就出现了很多与“心”有关的词汇,如“思想”、“智慧”、“情感”、“意志”、“心计”和“心事”等。由此可见,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也印下了人类思维发展的痕迹。此外,上文提到的词汇“建构”也和人的认知有关,它符合认知心理学对心理表征的描述,在此过程中,隐喻和

认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词义扩展的主要认知模式

一般来说,词义扩展有两种方式:放射型(Radiation)和连锁型(Concatenation)。前者指词的本义和派生义之间的关系,后者指词义呈线状延伸扩展。有时是两者的结合,即既有放射型方式,又有连锁型方式^{[4]228}。笔者认为,这种划分依据的是词义扩展的外部形式特征,并没有涉及到词义扩展的内部机制,因此本文拟从认知角度对词汇意义扩展的模式作进一步探讨,以印证词汇扩展的理据性。

(一) 意象图式模式

意象图式(image schemas)是我们从日常经验中获得的最简单、最基本的认知结构,它是人类认知和理解更复杂概念的基本结构,“意象图式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语义原则,而应被理解为比具体的范畴和抽象的原则更基本的一个心理图像”^{[6]160}。当人的大脑形成了某种意象图式时,就会不自觉地运用已有的图式去认知那些新的、复杂的、抽象的事物或现象。正是由于意象图式的存在,人们才能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进行隐喻性映射,隐喻意义就是通过意象图式的映射而产生的。人的经验中具有多种意象图式,诸如:部分-整体图式(The PART-WHOLE Schema),连接图式(The LINK Schema),中心-边缘图式(The CENTER-PERIPHERY Schema),起点-路径-目标图式(The SOURCE-PATH-GOAL Schema),上-下图式(UP-DOWN Schema),等等^{[7]70-72}。下面就以人类最基本的意象图式——空间图式为例,谈谈介词意义的扩展。

大多数介词的初始意义都表达形象的空间关系,原因是,在认知发展过程中,人类首先感知的是自身的运动和周围的空间环境,因而,人类根据自身的经验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空间的概念,如:up-down, in-out, left-right等,然后再在空间概念的基础上形成抽象的意象图式——空间图式。空间概念是人类最基本的意象图式,它是理解其它概念的基础。如果我们将这种物理空间图式结构投射到其它的经验上,使其它抽象经验具有同样的图式结构,那么词的意义也就通过投射发展了隐喻含义,如介词“in”的空间意义为“在……里面”,通过隐喻性映射可表示“处于某种状态”(He was in good health)、“穿着某种衣服”(She was in red)等隐喻含义。由此可见,人类正是借助介词的空间概念发展了介词的多义性,从而产生了大量丰富多彩的隐喻含义。

(二) 隐喻模式

隐喻认知理论的代表人物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可以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他们指出,“我们的许多概念系统是由隐喻构建的”^[8]。这种隐喻式推理一是基于人的经验,二是基于具体到抽象域的投射^{[7]72},即从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投射(projections)。他们认为,人类有能力将一个概念域隐喻性地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域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认知领域里的相似联想。正是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隐喻投射,词汇发展了其不同的义项,产生了许多隐喻含义。可见,隐喻模式也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它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下面就以名词head和形容词cold为例来说明词义的隐喻性扩展。

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首先认识的是自身,人们把人体脖子以上的部位称之为head,即汉语的“头,头部”。后来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人们依据相似性原则,根据“头”的位置和形状,又发展了其它义项,如:山头,花头,源头,针头,首领,甚至还有“脓头”等隐喻性

含义。形容词 cold 的词义扩展也有类似情况。cold 一词源于人类对自然气候的感觉,其原始义为“气温低的,寒冷的”。人类将其隐喻性地映射到“情感”方面,于是产生了“冷淡的,冷漠的,冷色的”等扩展义。英语中许多词的义项都是这样扩展来的,尤其是名词,其扩展义项在词汇中占着相当大的比例。可见,一词多义现象不仅体现了语言发展的动态性,更体现了人类思维发展的隐喻性,是词汇发展不可缺少的模式。

(三) 转喻模式

同隐喻一样,转喻也是认识事物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两者不同的是,隐喻涉及到两个不同认知域间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它是人类相似性联想思维的结果;而转喻涉及的是同一认知域内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事物之间具有邻近性关系特征,是人类突显性思维的结果^{[6][128]},即人们往往将更具突显性的事物选择作为认知的参照点。转喻和隐喻具有连续体关系,许多语言学者对此作过研究,认为“在人类认识与思维过程中转喻不但是和隐喻同样重要的认知机制,而且可能是更基本的认知方式”^[9]。Taylor^[10]也认为,转喻比隐喻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意义扩展方式。下面还以名词 head 为例来阐述词义的转喻性扩展。

我们知道,大脑是人类思维的器官,而大脑又在人的头部,因此,人们利用转喻思维发展了“脑力,智力,理解力,想象力,天资”等与思维有关的意义。上文提到,head 通过隐喻模式扩展了其它义项,其中之一是“首领”,在此基础上,人们利用转喻模式又将其进一步扩展为“领导地位,首领地位”等意义。事实上,在词义的扩展过程中转喻和隐喻经常出现相互交融的现象,如由“头部”扩展为“脑力,天资”以及“顶端,最高处,事情的开端”等意义时均同时运用了转喻和隐喻思维模式。正如前文所言,转喻和隐喻是一个连续体,很难将它们截然划分。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头(head)”部分词义扩展示意图上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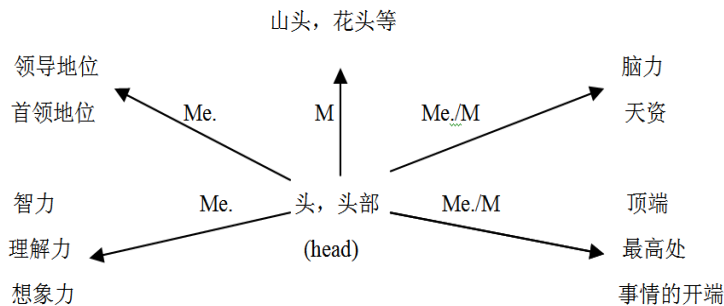


图1 “头(head)”部分词义扩展示意图

Fig 1 Some Extensive Meanings of “Head (头)”

M 表示 Metaphor, Me.表示 Metonymy

可见,“一个词的意义是在多种认知模式的基础上以不同的相关认知域为背景建构起来的认知结构”^{[7][74]}。通过隐喻和转喻思维来扩展词义是人类的普遍认知能力。但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意义通过长期的使用,已经“词汇化”了,成为固有词汇的一部分,我们已不再意识到其演变过程了,汉语中的“头”和英语里的 head 的词义发展就很可能说明这一点。

四、结 语

索绪尔符号理论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任意性,因而它无法解释语言发展中

普遍存在的一词多义现象。认知语言学从独特的人类认知视角,发现了词义扩展中多义词的各种意义之间存在着理据性,认为一词多义现象主要是通过人类的隐喻和转喻思维实现的。本文从历史语境、语言交际和人类认知三方面探寻了词汇意义扩展的理据性,以及词义扩展的主要认知模式——意象图式模式、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通过研究发现,词汇意义扩展体现了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也充分展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类主动思维和积极认知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 [1] 陆国强. 现代英语词汇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2]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01-111.
- [3] Saeed J.I. Semantics [M]. Oxford: Blackwell, 1997.
- [4] 王寅.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5] 林正军, 杨忠. 一词多义现象的历时和认知解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5): 362-367.
- [6] Ungerer F,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1996.
- [7]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8]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47.
- [9] 刘正光. 论转喻与隐喻的连续体关系[J]. 现代外语, 2002, (1): 62-70.
- [10] Taylor J 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4.

Cognitive Models and Motivations of the Extension of Word Meaning

ZHENG Yanxia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an, China 223003)

Abstract: Saussure's theory of semiotics, which says that the form and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are arbitrary, could not explain the commonly existing phenomenon of polysemy in the course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So, from the unique angle of cognition of human beings, the cognitive linguists found that there did have some motivations in the meaning extension, which mainly came from the metaphorical and metonymic ways of thinking.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d the phenomenon from the angle of the motivations of meaning extension and its three main cognitive models, including the models of image schemas, metaphor and metonymy.

Key words: Word meaning; Extension; Motivations; Cognitive models

(编辑: 周斌)